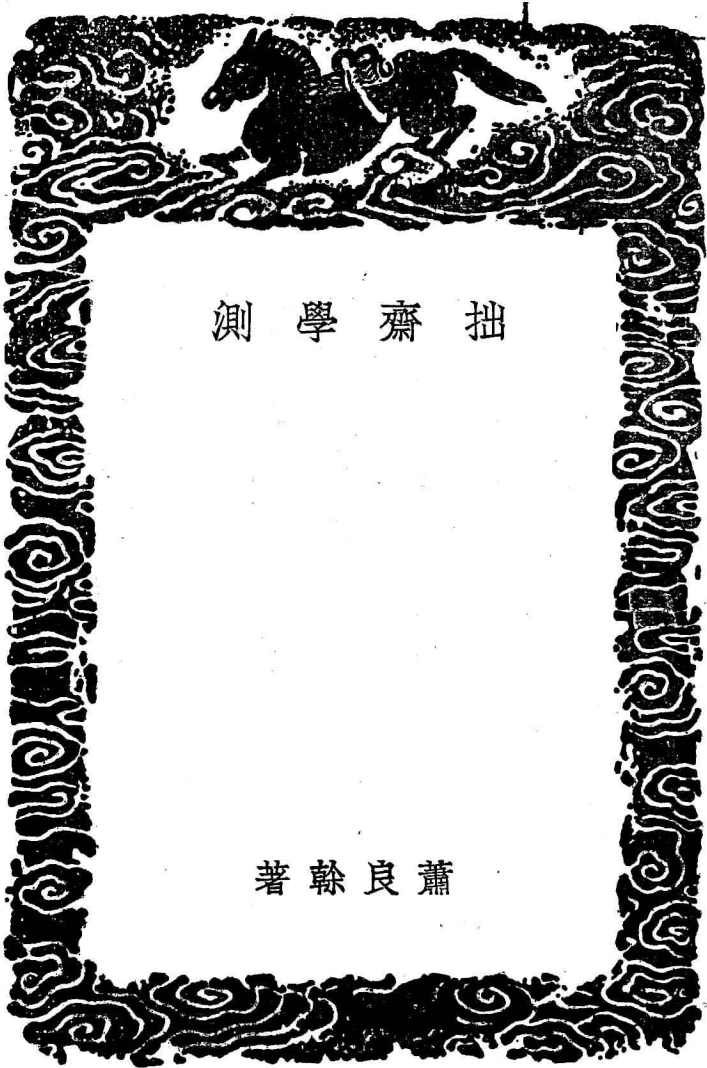


拙齋學測
 赤山會心
 讀書此子會語





拙齋學測

蕭良翰著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拙齋學測及其他二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拙齋學測

本館據涇川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拙齋學測

拙齋蕭良幹著

後學趙紹祖同校

大學古義

聖人之學。性學也。故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必在止於至善焉。至善者。性體也。明德親民。皆至善中物。而至善者。明德親民之真體也。大學之道。止至善焉。盡之矣。大學之道。既在止於至善。故入道者。必先於知止。知止者。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。知所止矣。則一身精神。凝注於此。不復知有其他。故止之深。而后有定。又止之深。而后能靜。又止之深。而后能安。能慮。能得。一步深一步。以漸而然。必始於知止也。知止之義。謂何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物者何。天下國家身心意知。皆物也。而本末分焉。事者何。格致誠正。修齊治平。皆事也。而始終分焉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一是皆以修身爲本。物之本在此。事之始亦在此。知修身爲本。此謂知本。知修身爲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所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焉者也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不知修身爲本。則家不能齊。所厚者薄。而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自物有以下至此。皆言知止之義也。所謂誠其意者一章。緊接知本。知至說來。卽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。學大人者。既知身與家國天下。總是一物。而身爲本。天下國家爲末。則學之功。不必先求之家國天下之末。而止於本矣。止於本。乃所謂止於善也。而意有不誠。則動而離於善矣。所謂誠其意者。在毋自欺。毋自欺。只是慎獨。慎獨則意誠而

定矣。小人不知獨之當慎也。豈能掩於肺肝之見乎。蓋誠於中。必形於外。所以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慎獨而意誠。意誠而德潤身。可以明明德於天下矣。故引淇澳烈文二詩。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。至善則民自不能忘。而民不能忘者。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。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。所謂康誥太甲帝典湯銘。皆言自明其明德不已。而及於民。又不已。而通諸天。又明明德親民。必得所止。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通父子君臣朋友間。要皆一誠之所貫也。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來。知止至善。從知所先後來。知所先後。由知立本以及其末也。故曰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也。正心是接定而後能靜說。蓋其知已精明。意已堅定。有諸已矣。而此意未忘。不可謂心正。故忿懣恐懼。好樂憂患。皆心之用。皆不可有。有則不得其正。必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。而後謂心正也。心正則安其身而後動。與夫不知立本。而徇好惡於倫物之間者。不同矣。故其孝足以事君。其弟足以事長。其慈足以使衆。而是孝弟慈。一皆出於真性之自然。而初無所強也。則國之興仁。與讓。天下之興孝。與弟。與慈。應之甚速。而至大者。豈非必至之驗耶。絜矩以下。理財用人。不過同其好惡。皆能慮之事也。身修。家齊。國治。天下平。豈非慮而後能得者耶。孔子所謂老者安。朋友信。少者懷。從心所欲。不踰矩者。此也。曾子所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孟子所謂老吾老。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。以及人之幼。豈非獨得其宗者耶。由是可見太學之宗。只是止至善。入太學之道。必先知止。知本。乃入止之境。誠正修。乃歸止之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又止善之能事也。以言乎已。則謂明明德。以言乎人。則謂親民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道也。大學之道。其旨蓋如此。

答問臆說

一友舉學而時習章。謂夫子開口說學字。習字。却不明言所學所習。未知其果何所指。余曰。學。心學也。聖賢相傳之學。惟從事於心。故凡言學者。皆求諸心之謂也。三代而上。心外無學。故夫子止曰學。而不復言學何事。自後世求之於外。而學字始不明耳。時習者。時習此心也。習如練習之習。夫子嘗云。操則存。操非把持之謂。卽操練之操。所謂習也。吾人之心。原是活潑潑地。原是潔淨洒樂。惟放蕩縱恣。欲根流注。始爲憧憧。始有窒礙。故不得悅。若時時練習。此心不動於欲。久之人欲淨盡。天理流行。復還活潑本體。何悅如之。學至於悅。則既自得矣。學之能事畢矣。由是而朋來。成已成物。固樂也。卽不幸而人不知焉。吾心之真樂自在。又何慍也。此其學不厭。教不倦。所謂成德之君子者耶。

一友問一貫之旨。余謂一只是一。不必添心字。理字。一貫亦不必謂以一貫萬。註中分體用言之。恐亦未當。體用原一體未立。用安從生。曾子學已有得。夫子此時不慮他未知體之一。只與他一判決作個證驗耳。故應之速而無疑也。忠恕而已。便見曾子透悟實見道體處。夫子所謂一引而未發。曾子却真舉而出之。言夫子之道。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。無他道也。吾人只是一個忠恕。何處貫不忒。故絜矩可以平天下。一言可以行終身。曰一似至元。曰忠恕何等平實。此聖門切近真實語也。

余讀論語至聞韶一章。每思之不得。韶樂信美善。夫子聞之。何必於三月。又何爲遂不知肉味。將不爲沉溺耶。頃讀二程書。亦疑此。謂三月字。當是管字之誤。似爲近之。韶之盡善。夫子向聞之。已亟稱之。豈至今

日而始嘆舜樂之至於斯哉。韶樂殘廢久矣。齊景公三十一年。太師摯適齊。夫子亦以是年至齊。明年。夫子與太師摯論樂。論韶。齊之韶。自師摯始。摯之爲韶。實得之夫子。今聞摯所作之韶。與虞廷無異。故喜之深。不覺嘆之至。曰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謂不圖太師摯爲韶樂。一至於斯。非謂不圖舜之樂至於斯也。觀爲樂爲字可見。

近世有傳養生之訣者曰。一直心動念卽乖。豈亦悟於生理之本直與人之生也。天命之性。盎然油然。如惻隱之心爲仁。羞惡之心爲義。辭讓之心爲禮。是非之心爲智。自然而然而不假作爲。不事矯強。何等直。吾人只是直心以動。不落安排。不涉擬議。不以一毫人爲叅之。便是直養無害。便爲全得生理。反是。則爲罔。全是人爲。全是做作。非本然之直。生理滅矣。莊子曰。哀莫大於心死。而形死次之。故曰。罔之生也。幸而免。一友舉爲之不厭。誨人不倦。夫子嘗自謂云爾。默識章。何又謙而不居哉。余曰。默而識之。乃聖學要訣。默識者。默識此心體也。識非知識之識。易曰。默而成之。不言而信。存乎德行是也。中庸一書。專發明默字。戒慎不覩。恐懼不聞。便是默識工夫。學者以此學。故不厭。誨人者以此誨。故不倦。此至誠無息。自然而然而非有一毫作爲於其間也。故曰。何有於我哉。非謙言無有也。

聖人曲成萬物。無處不然。卽與人歌。亦自可見。反之非復歌也。教以反體諸性情也。歌詠所以養性情。歌而善。必其性情之中和者。故使反而觀之。欲其體驗於身心。不徒爲歌而已也。而後和之。則又以我之性情。與歌者之性情相叅矣。

一友云。手足之無毀傷。原非人所難。何曾子臨終。特啓手足以示人也。余曰。吾人工夫不得力。到臨終時。未免手忙脚亂。曾子至是。工夫到手。已透過此關矣。平時尙有兢業。保任工夫。至此連只意思亦無了。坦然平懷。超然任運。本自無生。無生可樂。本自無死。無死可畏。所謂懸崖撒手時也。故呼門弟子而告之如此。啓手足者。舒轉之意。非示以免於毀傷云也。要之。今之灑脫。原自戰兢中來。若無此兢業工夫。何由得到灑脫地位。此又不可不知。

君子所貴乎道者三。曾子啓孟敬子以學道。此重在道字。容貌。顏色。辭氣。雖道中之事。然三者如何用力。其本領只在道上。人果能從事於道也。則動容貌。斯遠云云矣。味斯字可見。遠。暴慢自然遠。近。信自然近。無工夫。蓋有道者之言貌。自是不同如此。此道之所以可貴也。然則君子惟修道之爲務而已。若容色詞氣上著力。祇爲色莊。祇成外飾耳。

人皆以有天下爲巍巍。夫子之贊舜禹。獨以其有天下而不與。蓋當世清高之士。如巢許之倫。看得天下與我不相干。若反累我者。迺而避之。是不有天下了。俗人則又沉溺於其中。而不能自拔。認定天下爲己有。而繫戀不釋。是又與了。惟舜禹受堯舜之禪。命九官。命十二牧。齊七政。平水土。一般以天下爲事。而其心視天下。若與我無與焉。處乎崇高富貴之中。而實超乎崇高富貴之外。不染不離。自如自在。所以爲巍巍而人不可及也。於此見聖人之學。所以異於二氏者。以此。所以不同於俗學者。亦在此。獨舉舜禹者。匹夫而有天下者。惟舜禹故云。

一友舉曾點言志章。以爲曾氏獨不答夫子所問之旨。余曰。曾點既答夫子之所問矣。惟是三子未答夫子所問之旨耳。友駭然。余曰。聖門教人。不論事功。只論本領。如管仲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其才豈下於子路。而聖門羞稱之。惟其無本領也。故曰。有天德。然後可語王道。曰。幼而學之。壯而欲行之。夫子問諸子曰。則何以哉。蓋詢其本領。以何者去應用耳。三子却不說其本領。只懸空說他他日之作爲。譬之行買者。不說自己本錢多少。却只說他白手充拓之爲。其於何以之旨悖矣。曾點却只就其日用之常物。我同春之意。以爲答。如有用我。執此以往可矣。此正以見在之本領。爲他日之設施。非答何以之問。而何是意也。惟漆雕開知之。夫子使之仕。而曰。吾斯之未能信。蓋不恃其才能。而直欲求諸本領也。故曰。曾點。漆雕開。已見大意。

一友問夫子告子張辨惑。第舉愛惡生死。未知其果何所指。余曰。生死猶晝夜。非人所得爲也。高者超生死。其次任生死。正也。仙家者流。貪愛未除。執吝形骸。每欲其長生。如佛氏之流。又惡形骸之爲累。欲其速死。斯二者。皆違天而徇私者也。仙家之說。人多溺之。而佛氏之談。高曠者甚。蓋自孔門如琴張。子桑戶之流。已紛紛昌其說矣。子張好高。恐且信之。故夫子因其辨惑而告之。云云。自夫子提出。而爲老佛之說者。可以不爲所惑矣。若曰。以愛惡欲人之生死。人皆知其非。何惑之可辨。

一友舉能自修者。謂無一不可對人言。無一不可與天知。余曰。無一不可對人言。此修行者能之。無一不可與天知。非聖人不能也。友曰。天與人異乎。可以對人者。乃不可與天知耶。余曰。天人之判也久矣。世之

學者皆出於人爲。人爲僞也。何天之可言。曰。然則人固不可爲天乎。曰。吾人之心。一天也。孟子曰。莫之爲而爲者。天也。吾心之初。未淆於物。觸之卽應。感而遂通。無造作。無矯揉。盎然出之。所謂天也。是故由仁義行。天也。行仁義。則人矣。敬以直內。天也。以敬直內。則人矣。赤子入井而怵惕焉。天也。而納交。而要譽。而惡其聲。則人矣。出於人者。可以對人言。而與天有違。天何足以知之。乃若可與天知者。其形迹疑似之間。容有不信於人者。而又未必可對人言也。昔者。夫子之聖。一天也。故曰。知我者。其天乎。此學之的也。雖然。天豈遠乎哉。決之吾一念之眞焉而已。

聖人行事。雖專依義理。亦必量力可爲而後爲之。如陳恆弑其君。孔子請討之。左氏載孔子之言云。陳恆弑其君。民之不予者半。以魯之衆。加齊之半。可克也。此未爲不是。程伊川便謂恁地是聖人。以力角勝。都不問義理也。夫據義理。弑君該討矣。亦必計其衆寡強弱。我可以必勝而後行。終不成。只仗義而亡。死而無悔耶。大都宋儒看義理太夙煞。亦甚害事。

人情當得喪之際。大難。余見一生從事問學。號稱道宗者。當考課時被黜。殊覺動心不豫。然雖云非富貴心場。或是事將就緒未遂。究竟爲百姓憂。然聖賢家法。原不如此。昔魯已大治。功業垂成。齊歸女樂。魯君相特意怠耳。非棄夫子也。使夫子爲斯民期功業。懸念宜小忍。不卽引決。然竟棄去不顧。豈有人不用我。而猶依依者哉。

古之人非其道義。一介不以與人。一介不以取人。今之學者。一介不與者有矣。一介不取。則往往自恕焉。

此其心非盡苟取也。謂一介爲無傷。涇涇小丈夫也。噫。是說倡而取予之節通矣。

今人每謂本體本來等語。乃禪家語。吾聖賢無之。其實禪家皆襲取吾儒意。非特創也。夫子曰。天命之謂性。不談本來乎。書曰。惟學遜志。務時敏。厥修乃來。蓋謂學非求增於外。厥修乃其所本來者也。故曰。允懷于茲。道積于厥躬。茲卽指本來也。惟修其乃來。故罔覺。不識不知。復其本來者而已。修而曰罔覺。斯爲真修乎。

爲學須是煞用功。搜洗欲根。令潔淨。不可以氣魄支持。蓋過去少年時氣銳。要好心勝。儘能支吾。欲不能溺。一至衰年。氣弱志墮。力不能勝。諸態畢露矣。蓋欲根未淨。氣衰時。不能制欲。戒之戒之。

蕭方伯拙齋公所著學測。有大學古義一條。答問臆說十七條。涇邑志著述門中。載有公四書臆書目。今未見。疑因此書之答問臆說而誤也。余又嘗見公仕學所記。以爲子夏氏固謂學與仕非二也。學而優焉。卽仕也。所謂居仁由義。大人之事備是也。仕而優焉。卽學也。所謂載諸空言。不如見之行事是也。其說絕新而有意理。因此書未載。故拈出識之。仕學所者。公爲紹興府時。修復稽山書院之所築也。嘉慶五年二月。後學趙紹祖識。



赤山會語

蕭雍著

本館據經川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赤山會語

慕渠蕭 雍著

後學趙紹祖
繩祖同校

講學

蓋夫子有言曰。學之不講。是吾憂也。則學何可以不講也。學以孔聖爲宗。其自敍曰。吾十有五。而志於學。三十而立。四十而不惑。五十而知天命。六十而耳順。七十而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此夫子一生經歷體驗工課。非謙辭也。至聖且然。況吾人乎。迺世之談學者。上超悟而迂躬修。夫悟與修。有二乎哉。知味嘗味。未有不嘗而知味者也。知途適途。未有不適而知途者也。不言修而單言悟。是隔釜而羨甘美。披圖而說路程者也。其實非我有也。設絳帳者。捕風捉影。環橋門者。隨聲逐響。言高青天。行同泥淖。身負膏疾。廣施方書。遂令觀者掩口非笑。海內以談學爲諱。大道晦蝕。世路荆棘。是誰之過與。夫學求諸心而已矣。自上聖以至於塗人。其有弗同者乎。聖何以聖。吾何以不如聖。只爲一種習心浮氣。名根利關。世情俗態。纏擾到底。把自己一點靈竅。填塞昏蔽。如水本清而垢淆之。鏡本明而塵昏之。學者正所以去垢拭塵。復元來清明之體也。非有增於初也。講學者藉朋友觀摩之助。共復此元來清明之體也。非有增於吾也。吾輩一歲二會。會僅三日。此三日之外。所習何業。既已擔當此件。豈可虛度一生。凡已痛者。必攻其受痛之處。療病者。必治其受病之源。吾輩各各默省。自講學之後。平日氣質躁暴處。能消融否。慾念纏擾處。能解脫否。世情

濃焰處。能冷淡否。精神渙散處。能收斂否。倫常闕失處。能竭盡否。動念過差處。能喚醒否。良知洞然明白。一毫欺瞞不得。於此果有得力處。講學方有實益。若虛延歲月。往復如故。則此會亦奚以爲。夫悟有頓而功有漸。機常活而神常定。志欲高而心欲下。妄希頓悟。而土苴躬行。侈言活潑。而蕩踰繩檢。未窺堂奧。而廣開法門。皆非余所敢知也。至于會講之時。須平心定氣。肅容端坐。虛懷求益。卽葛藟未必無補。有如掇拾話頭。橫口盤駁。卽此便是妄心。聽者徐徐分解。彼此均益。若執定己見。長喙爭辨。是猶有能心。謂朋友規切之義何。願與諸同志共勗之。

又

世之談學者夥矣。卑之一行自矜。不知向上一着。如身處密室。不睹大全。弊也。使人局而不張。高之抵掌。性命緩步渺修。如露坐簷椽。不蔽風雨。弊也。使人蕩而不檢。兩者蓋交訛焉。學人之言曰。學以同體萬物爲宗。此是傳要語。夙昔所聞。疇能易之。顧矢口易。觀體難。親莫如兄弟宗黨矣。幾能肫肫脉脉。痛痒切身者乎。卽子之於親。誰不知愛。回視人少則慕之時。最初一點真念。頃刻不忘。終是有間。故曰五十而慕。惟大舜能耳。庭闈尙然。何況九州。千聖學脈。未可以空言承當也。又其言曰。人只要當下認得。已是天地萬物公共之已。凡視聽言動。食色臭味。總是活潑生机。不須防檢。此語亦甚快便。活潑云者。悅樂之謂也。悅從時習。來惡可已。根孝弟真心上發生出來。本實先撥。生意槁矣。烏言活潑。是又未可以意興承當也。吾輩今日會堂上。默默自省。於此如何。言同體。須要養得箇仁體。完完全全。愛敬長仁民愛物。週身血氣。

榮衛無一處不流通聯貫。方是同體實學。言活潑。須要洗滌得潔潔淨淨。無一毫粘帶。凡富貴貧賤。顛沛患難。生死歿壽。視如寒暑晝夜之遞遷。了不動念。獨往獨來。不憂不懼。方是活潑真機。痿痺不仁。動言同體。葛藤不斷。侈言活潑。饒說得天花墜亂。於自己身心。不相交涉。紙鳶木芝耳。

又

孟子曰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。時雨上矣。次之而成德達材。又次之而答問淑艾。隨時變化。因材造就。如大造鼓鑄萬物。各充其量。今之教者。不問初學久學。上資中資。摘出最上一語。開口便是這箇。論事曰。先要明學。論學曰。只要悟性。凡古今之以氣節稱者。以功業稱者。以清修稱者。槩目之爲不聞道。謂是數者。不足以盡道。則可謂之非道。則不可道。豈懸空無用之謂耶。孔孟之後。名賢代不乏人。若漢之張留侯。諸葛武侯。唐之李鄴侯。宋之韓魏公。范文正公。司馬溫公。出處事業。儘是合道。難說不自學問中來。特未嘗著書耳。川澮摠是河派。邱垤摠是岱脈。道未墜地。豈謂無人。世之談者。推尊濂洛。諸君子中間數百年。一舉而盡掃之。冤哉。夫子論天下國家。可均爵祿。可辭白刃。可蹈。舉人所視爲難者。而極言中庸之不可能耳。非鄙棄三者。而謂不必能。不屑能也。其言克伐怨欲不行。而曰仁。則吾不知欲。原憲默默體勘。此不行處。纖毫未能融化。如金之在爐。稍有些夾雜。便不是十分純金。故曰。吾不知。以待憲之自悟。非抑之也。世之談者。一切目爲亡當。而過爲高渺之論。初學之士。平日功力未到。驟聞此語。精神彷彿。志意飄蕩。遂成放傲之習。所關世道人心不小。誰建旗鼓。而令至是。象山先生莞庫學問大進。其自言曰。某在人情物理上。